

賽珍珠

14 庫書
行印社版出

短篇小說選

林俊德

譯



林俊德・譯

賽珍珠短篇小說選

水芙蓉書庫 14
水芙蓉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特聘張志青大律師爲常年
法律顧問，以確保名譽權益。

民國68年4月5日	八版
民國67年12月20日	七版
民國67年1月15日	六版
民國66年3月30日	五版
民國65年5月1日	四版
民國64年10月10日	三版
民國64年4月8日	再版
民國63年8月20日	初版

賽珍珠短篇小說選

水芙蓉
書庫：14

譯著者：林俊德

封面繪設者：蔡孟行

出版者：水芙蓉出版社

發行者：水芙蓉出版社

台北市瑞安街256巷16號

郵政劃撥：一九二七三

電話號碼：七〇七七七七三

定價：65元

序言

賽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 曾以「大地」一書榮獲一九三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其對文學造詣及貢獻，值得吾人深感佩服及學習。譯者爲紀念並尊敬，特將其近年發表作品精選二十四篇，交「水芙蓉出版社」發行、出版。

這是一本很有份量、值得一讀再讀的名著。其中各篇章前此在報章雜誌上被發表時，反應熱烈，極得好評。現在，有機會把它們重新整理出版，使成一個系統，實在是最高興的事。

自拙譯「恩愛夫妻」出版迄今多年已發行達六版，其他亦已有二、三版，對讀者不吝指教及厚愛，實令譯者感動非常。

爲報答雅愛，譯者除更加努力、勤於譯出有價值名作外，並懇祈讀者多予鞭策

，以求臻於信、達、雅的理想境界。

「水芙蓉出版社」對文化及對作家所付出的代價、誠心，實難以估計。並非奉承，而是虔誠之言。尤其該社主其事的莊先生——是譯者出版拙譯多本所從未遇見過如此重視並尊敬作家的，與這樣的讀書人合作，讓這樣的出版社出書，如魚得水，感到頗為愉快和融洽。

莊先生能對這本選集重視，並將其列入「水芙蓉書庫」出版，這是要在這裡深致謝忱，並永誌弗忘的。

林俊德

六三年七月卅日
於潭子加工區。

賽珍珠生平簡介

賽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西元1892年6月26日出生於美國維琴尼亞州西部的郝鎮 (Hillsboro)。其時為長老會工作的父母賽牧師夫婦 (Absalom & Caroline Sydenstricker) 回國休假。幾個月大後，就由雙親携返江蘇鎮江繼續傳教工作。其文藝作品「大地」、「龍種」、「山城戀」、「分家」、「兒子們」等，多以中國人生活為題材，並富有深厚的中國民族色彩；所寫中國河山建築，民俗人情，都逼真動人；進而因此使她成為中國和美國「兩個世界的人」，而名震世界文壇。

西元1900年，全家到上海躲避拳匪之亂，當時三個月。

西元1903年，入上海 Jewels School 學校寄讀半年。

1910~14年，返美就讀維琴尼亞州林蚩堡 (Lynchburg) 蓋瑪孔女子大學 (Rahdolph Macon Woman's College)，並獲得文學士，留校擔任助教，旋返中國照顧生病的母親。

西元1917年5月13日，在華與金陵大學美籍業農技師布克 (John Lossing Buck) 結婚，並居住在南宿州。

1920~31年，遷居南京，歷任金陵大學，東南大學，及中央大學英文教員。

西元1935年，返美入康乃爾大學深造。

西元1926年，獲得康乃爾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仍返華。

西元1927年3月27日，國民革命軍入南京城之際，亂兵行兇，發生寧案，兩夫婦蒙鄰居協助得安然無恙。

西元1930年，「東風、西風」出版，以 Pearl S. Bock 為筆名，中譯從娘家姓，稱她為「賽珍珠」。

西元1931年，「大地」出版。

西元1932年，以「大地」一書榮獲美國「普立茲」文學獎。

西元1934年，決返回美國，並定居於費城。

西元1935年，「大地之家」三部曲——「大地」、「兒子們」、「分家」合成——出版發行。

西元1935年6月，與布克離婚。

西元1935年11月，與約翰得書局店東韋爾士（John Day Gos Richard J. walsh）結婚。

西元1935年11月，榮獲美國「美術文學」學會獎。

西元1938年，以「大地」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西元1949年籌建「悅來之家」（Welcome Home），收養韓戰與越戰中出生孤苦的美亞混血兒。

西元1961年，韋爾士先生因心臟病逝世。約翰得書局一切事務全由賽珍珠主持策劃。

西元1962~71年，專心發表短、中篇小說。其中刊登於美，「大西洋月刊」、「老爺雜誌」、「時代週刊」最多。 四

西元1972年，申請至大陸旅行，被拒。

西元1973年3月6日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 譯者 謹介 •

序 言..... 林俊德

賽珍珠生平簡介

恕..... (一)

愛..... (二六)

貓..... (四六)

寬恕..... (五七)

報應..... (七八)

寂寞..... (九九)

等待..... (一一一)

考驗..... (一二二)

珍珠..... (一二八)

童心..... (一三三)

溫情..... (一四八)

目 錄



目 錄

友情·····	(二六一)
親情·····	(二七六)
市義·····	(二八六)
妒婦心·····	(一九三)
慈母恨·····	(二一三)
觀球女·····	(二二六)
蒲公英·····	(二三五)
心心相印·····	(二四三)
恩愛夫妻·····	(二五四)
意深情綿·····	(二七六)
金錢和友情·····	(二九三)
痛苦的教訓·····	(三一三)
不平凡的愛·····	(三三一)

恕

我不相信我會傷害什麼人，即使是充滿了怨恨和憤怒，更怕惹到自身會遭遇暴力的侵襲。如果是在一年前你問我，我會告訴你，我確實是不會傷害任何人的。

但是現在我才知道，實際並不如此，因為我確實可怕的傷害了另一個人，我幾乎毀了她的前途和一生。

事情的開端是極為平靜而單純的。

六月初的一天晚上，格利克由他的無線電小店中回來吃晚餐，沾沾自喜地得意非凡。當然他要逗我，要我猜是怎麼一回事。

「你賣掉了那架落地收音機。」我猜着，因為自從我們買進了它，它就成了個累贅。

他搖搖頭：「晚飯吃什麼？」

「躲過那些鍋子！」我說：「你沒有告訴我我是什麼事，我還能讓你那麼得意？沒有晚飯吃！

「他揚起了眉毛說：『我得意？怎麼，蓓蒂，我從來沒有顯出得意過。』」

「你好像以前家裏養的那隻貓，不僅吃掉了金絲雀，而且更知道怎樣去弄到那些金魚！」

他笑着說：「好，算妳贏了。蓓蒂，我告訴你，我所以得意的原因，是我在店裏找了一個幫手。」

「終於找到了！」我高興地吻着他說。現在他或許能抽出一個小時回來吃飯，用不着在店吃着三明治，眼睛瞪着店門。他已經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來雇請店員，可是一無好運，因為我們不能多付工錢。

「妙極了！」我說：「他姓什麼？人好嗎？你怎麼能說動他到店裏來，而不去工廠多賺一點錢？也許他太懶了，想不到工廠多賺一點錢？也許他太懶了，想不到工廠去做工。如果他要是那樣的話，我得警告你，我們用了他要後悔的。」

「歇口氣，親愛的，第一、你並是他，而是個她。第二、她並不懶，她肯不取報酬而工作，只要我肯教她一點商業管理和簿記。」

「我不知道這城裏有那一個女孩有這樣大的野心。」我問：「她是誰？」

「卡室拉·福斯特。」他平靜地說。

「福斯特？」我重覆着：「我不知道什麼福斯特——只有那個克汶·福斯特。去年她被警察

驅逐走以後，人人都在談論着她。」

「親愛的，這是克汶的妹妹。」

我放下了叉子，注視着他：「格利克！你不是，喔，格利克，你不能雇用福斯特，你根本不能信任她，她會偷走那有限的一點兒錢，也許——也會偽造支票，你看她姊姊，克汶，人人都知道她——」

他的目光制止了我：「人人都知道——在談說那個克汶，她是她自己，給人加上了一個壞名聲，但是這個孩子不是克汶。妳不能說一個福斯特變壞了，就因而認為她全家也都不會好！可是這孩子又誠實又有志氣，我信任她。當然她知道城裏對她的家庭抱着怎樣的看法，僅只因為她們生活在錯誤的一邊，而其中的一個變壞了。所以，我要給她一個機會。」

「在這時和你辯論是一無用處的。我曉得，你那方正的下巴是永遠也不怕沒有道理可以解釋的。」

「都一樣，我告訴你，城裏的人不會每一個人都仇視她的。」

我該知道，不說這話更好一點，這是一件真正會使格利克對我發怒的事，這也是僅有的一件我們曾經爭吵過的事——我的意思是說吵得很厲害，刺傷了彼此。格利克放下叉子，不愉快地看着我。

「蓓蒂，城裏儘是一些好說閒話的長舌婦，她們以為是她們在控制着這個城，她們聚集在教

堂裏，談論着每一個人！沒有一個人的私生活對她們是聖潔的，沒有一個人的名譽在她們那兒是安全的。我知道妳不會中傷任何一個人的名譽，親愛的，可是妳仍是聽信那些閒言，而且也在重覆着它們，妳和她們一樣的同旁人在一起饒舌——而這是我恨的事。妳，和那些邪惡的老長舌婦同樣的行動。」

「她們並不是邪惡的，你以爲一個小城中的人該談些什麼？她們是人，就是這麼回事！」

「她們都是好說閒話的，我曾在路上被別人問過我私人的事情。那個多嘴的馬森夫人，就在昨天還問起我，妳喜不喜歡新夏市場裏的那雙尼龍絲襪？妳知道說的是什麼嗎？那雙妳告訴我買來送我母親過生日的絲襪，我想大概是她看見我在那時裝店裏，她希望能得到些什麼醜聞好傳揚出去！妳知道我怎麼告訴她嗎？我告訴她，那雙絲襪不是給妳的，是送給另一個我供養着的女人的！妳那時真該看見她的臉色。親愛的！」

「格利克，你不能！」我真的驚慌了，這就是格利克專門喜歡作的事，故意的去反對像馬森夫人之類的好說閒話的人。因爲他不能了解像克龍維爾這樣的小城鄉的人的反應是怎樣的。

我家住居克龍維爾鎮已有八十多年了，而格利克是在十二歲時才由紐約遷來的。他讀完了高中後就在史蒂芬先生的無線電店舖裏當店員，最後積存了足夠的錢，買下了史蒂芬的小店，好使我們能够結婚。全城，當然像是他們自己的事似的，知道了他所有的事，和那店舖以及我們的訂婚——而格利克却恨透了這些。

事實上即使城裏的人喜歡他，也沒有什麼用，他仍然痛恨着不能作出任何一件使城裏人全然不會知道也不去談論的事。一次他幾乎毀掉了我們的婚約，因為人們知道了我們蜜月旅行要去的地方，他以爲是我把這秘密洩漏出去的。

因此，我們現在當然要爲了卡密拉·福斯特而爭吵了。格利克說我壞得和別的人一樣，是個多嘴好說閒話的人，我罵他是豬頭三，傲慢的大傻瓜。

結果是我嚎淘大哭，格利克怒冲冲地衝出了大門。

次日，我在店舖門前下了車，我知道那時候格利克正出去吃午飯。卡密拉走到櫃臺前，而她微笑着說：「哈囉，艾理森夫人。」

那麼她竟認出了我。她的確是非常的美麗——太美麗了！捲曲的頭髮，深藍的眼睛伴着長長的睫毛。和一個會給男人一些想頭的身材——不好的想頭。而那種低沉的喉音，男人總會想到好像是——是一種暗示和勾引。不，這小城顯而易見的，她是不大喜歡這裏的。

我告訴她我等一下再來看艾理森先生，就回家了。

格利克回來吃晚飯，唧噥着說：「我聽說妳到店裏來看我。」

「當然你明白我是去看那位福斯特姑娘的。」

他還在對我發怒，而我也仍然生着他的氣。總有一天他會知道，我們要想住在克龍維爾鎮，我們就不能反對大家。至於城裏說閒語的習氣——其實人們在這裏都一樣的說着閒話，並且，如

果你沒有做什麼可恥的事，你就沒有理由要怕別人的談論。

這些事，我和格利克說了不知有幾千次了。

晚飯後格利克又回店裏去了，我把爲教堂義賣做的糕餅裝到車上，駛向教堂去。當我經過河邊時，我看到卡密拉同着一個男孩在便道上散步。

當然我是好奇的，其實年青人都時常在河邊散步，我和格利克也會在那兒渡過不少的晚上。可是那個和卡密拉在一起的男孩——那就足够了！那是泰伊爾的孩子！麥特·泰伊爾，曾經因爲和幾個其他的小伙子們偷盜一輛汽車，而被逐出城外，現在假釋回來了。一個女孩子自言要學好，像格利克所說的，竟然會同麥特·泰伊爾這種粗野的孩子在河邊散步。

當然全城早已知道了她在格利克那兒做事，馬森夫人決不肯錯過時間讓我知道我也知道這事。

「蓓蒂，格利克的店員可真漂亮，不是嗎？不要以爲我會信任我的丈夫，整天單獨的和這樣漂亮的一位姑娘在一起？」

婦人們都笑了，馬森夫人又說：「格利克那雙絲襪是買給她的罷？我想。」

她笑着表示這是一句玩笑，然而她的眼睛却尖銳的注視着我。我真恨透了她。「那雙絲襪是送給格利克母親的，」我說：「而且也用不着擔心格利克，那個福斯特姑娘整個心都用在麥特·泰伊爾的身上了，在我到這裏來時，我在河邊上所看到的就是證明了。」

說出這話，我立刻就後悔了。我僅只意欲阻止住馬森夫人的惡意嘲弄，然而現在婦人羣中全部嗡嗡的低話起來。「那個泰伊爾的孩子？喔！想想看！剛剛才出獄。物以類聚，你知道——看看那個大福斯特……。」

我悶悶地想，這正可以證明了格利克對好說閒話的人的想法是對的。爲什麼我不把我的嘴閉緊一點？我原想在馬森夫人說出更多關於格利克的事以前，把我的話制止住，然而我却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好罷。他們總得要談論些東西的，只要等到她們聽到了一些更有趣的事，她們就會忘記我所說的話了。此外，實際上我並沒有說出什麼，不是嗎？而且，此時羣衆們已經擠到桌子周圍來，誰也沒有時間來閒談了。

義賣非常成功，今年我們可以有錢給教堂蓋所屋頂了。

兩天後，我問格利克，卡密拉工作得怎麼樣？好讓他知道我不再生他的氣了。

「很好，」他說。「親愛的，那孩子真肯用心學習。有件事只是妳我之間的。蓓蒂——她因爲信任我，今天才告訴我——她已經同麥特·泰伊爾訂婚了，那孩子正有着麻煩，妳知道？他無線電似乎修得很好，希望自己有個舖子。她盡她的力在學習，以便能幫助他。我親自和這孩子談過，告訴他，在我不太忙的時候，他可以到我店裏來，我也盡我的力量來教他。」他向我微微一笑又說：「我告訴妳，這件事會弄得很好，只要妳們這些長舌婦不去多嘴！」

「那麼我也是個長舌婦了，是嗎？當你向我求婚時，你可不是這樣稱呼我的？」

當然他會跑過來抓住我，問我，在我耳邊低語說着：「人人都認爲妳端莊拘謹，有如一位城裏的老處女。只有我才知道，妳是一個小魔鬼，在妳的心裏。」

我是在拘謹刻板的生活長大的，如果在我內心是個小魔鬼，那也是格利克幹的事。是他把我煽動起來的，使我的熱血瘋狂的流動，使我需要他，而不像一個拘謹端莊的姑娘所應該做的——但是我愛這些。在格利克強壯的臂膀中，我覺得全身的力氣像是水一般的全部流走了，他知道他可以在任何時間內那樣對待我，他在這方面感到欣慰——而我也一樣。

那一晚的歡樂，使得我次日一面晾曬着洗淨的衣服，一面還在快樂的唱歌，我們的鄰居琴尼·帝爾登從柵牆上探過頭來問：「你聽說過那福斯特女孩的事嗎？他們說她和她姊姊一樣的壞，有人看見她整夜和麥特·泰伊爾在一起混。那孩子，妳知道，坐過牢的。格利克妳知道嗎？」

我不知道應如何回答，我確實被震嚇了，是我在教堂裏說的那句話引出來的嗎？那真使我變得和格利克所最痛恨的長舌婦一樣了！不過我並沒有毀壞那一個人的好名聲，這只是一些閒話，相信它遲早會沉寂下去的。

晚上，格利克拉長着臉回來對我說：「妳那個表妹摩莉·傑森，今天在店裏問我，知不知道我的女店員正在打算打破她姊姊的名譽，問我眞的卡密拉對那些聚集在店裏聽唱片的女學生會有好的影響？我真受不了那個摩莉小姐，即使她是妳的表妹，可是她說的到底是些什麼鬼話呀？」